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六

明 程敏政 撰

奏疏

代范丞相鍾論時政十事疏 方岳

臣老朽無堪待罪宰揆當務之急謂宜知無不為非若言語侍從之臣專以論思獻納為職業者也而臣玩愒無補仰負隆知過煩訓辭條列所見臣有以仰見陛下望治之切晷刻為遲若稽仁皇開天章閣之時實同軌

轍一念奮發可致隆平然臣觀慶歷中所謂宰執者曰范仲淹曰韓琦曰富弼此其經濟之畧宜必素藴於胷中方仁皇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時切務仲淹猶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非朝夕可能也况如臣者碌碌庸材忝當其位則其猝承天問憂恐謂何伏念月餘罔知攸措惟是一二同列敢不盡情茍愆和衷豈逃聖鑒每自忖度有犯無隱臣不如範直諒多聞臣不如似明允淳篤臣不如性傳寧不自知敢肆胷臆蓋嘗與

三臣者講求祖宗立國之意其所以垂之數百年而端
命上帝惠篤不忘者曰仁而已是則我國家之元氣也
國之元氣補之則實瀉之則虛調之則通壅之則滯以
今天下之勢譬之於人四體百骸其尫羸亦甚憊矣所
以綿綿延延視昔自如者元氣存焉耳當此之時以參
苓養之而不足以野葛伐之而有餘臣如庸醫惟知畏
謹察此證候姑亦徐徐意謂平常之劑雖不大快人意
而亦不至於誤事瞑眩之藥投之是則可以立起而投

之誤則有不可追之悔矣故惟神醫方敢用瞑眩而庸醫不若守平常此非臣之愚借之以自解免也實惟一綫之脉不容逞快以戕之耳自昔能富國強兵使人主思其材而不置如裴延齡等輩者其筭計見效豈不有可喜者哉然而胷膈一快而元氣㡳矣此非久生之道也惟仲淹惟琦惟弼其經綸輔相近世罕儔然皆不以聰明稱不以智術著惟能為國家護養元氣故無赫赫之績而慶歷之治盛世莫加焉至如王安石呂惠卿夫

豈無才而能以豐亨豫大悅上心者不知財聚而民散兵強而本弱於是慶歷之元氣至熙豐而傷至紹聖而索矣臣老且耄雖識見淺陋而閱事亦多實不敢為新奇可喜之談以聳動一時之觀聽而已謹列其大者十條惟聖明采擇

一曰正人心臣竊惟人主正心蓋老生之常談迂儒之腐說也臣雖愚暗夫豈不知然而司馬光所謂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

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者也臣是以敢為陛下誦之夫人之心至虛至明至神至靈舉天下之事事物物森然紛至乎吾前者以此心照之了無遁形而以物慾汩之以人偽乘之則虛者窒明者昏神且靈者冥矣於是乎邪與正倒置於是乎公與私逆施於是乎君子與小人迭勝而終負然則治亂安危豈不自是出歟陛下以道宅心他無嗜好萬幾聽斷神動天隨而臣猶以

平常陳熟之言塵滓聰聽蓋以大臣無他職業惟

在格君此而不陳事孰爲大臣願陛下以天之心

爲心罔有間斷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日兢兢終

始惟一危微之際實非他人所能用力惟陛下留

神貼黄臣觀前代土木玩好女謁宦寺皆足以蠱人主治心之學聖明在上一無此事臣所陳不過庸庸之論拳拳之忠耳

二曰定國本臣歷觀前代人主諱言儲嗣其臣雖有

遠慮莫敢白發其端至我仁皇乃有昌言其事者

聖度容受廣大如天國史書之為盛德此仁皇之
聖所以為度越千古也伏惟陛下春秋富盛無疆
維休前星之祥未為遲暮而中間羣臣已有以宗廟
社稷之計為言者宮闈教育磐石維城慶澤延洪
根本深固此陛下之聖所以為同符仁皇也然則
何以臣言為哉實以身為宰輔乃不能言羣臣之
所已言則是首鼠懼禍有負宗社伏惟陛下以天
下之大慮行天下之大公揆之聖心自有眞廟時

故事在其若事已久遠歲月悠悠則叔孫通所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戲者不可謂過計也惟取之廣擇之精而斷之果天下幸甚臣不勝昧死

三曰別人材臣聞司馬光有言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自古小人之為天下患豈其庸愚不肖無所用於斯世者哉如其無所用也時君世主亦安肯傾心嚮之惟其所為實快人意以之治財則直有錢流地上之富以之治獄則眞有察見秋毫

之明刻核之能罔不如志故人主倚之集事未免回視君子為無能為矣天下之治所以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者職此之由也何者君子雖衆其道易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善乎蘇軾之言曰君子猶嘉禾也封植之甚難小人猶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歷觀前代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君子常疎未嘗不欲遠小人而小人常容其故可觀矣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

人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惟是以其所可喜者忘其所可憂者則小人乘間而入矣陛下黜陟惟允好惡既明區以別之固已在天運神化中臣猶願加聖心焉

四曰謹王言臣聞王言作命在三代為訓誥在漢唐為制詔其所以鼓舞天下者不輕用也漢人有言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古之稱人君者曰恭默思道曰躬行元黙未嘗事為之訓每每

丁寧葢恐輕褻王言習常為玩則人君所以鼓天下之動者有時而為空言矣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聰明冠倫渙發巽申動中事會播告不匱洋洋聖謨而臣區區之愚妄有意見切以為勞神於翰墨之間者不若儲神於淵聽疲精於訓飭之嚴者不若聚精於靜觀陛下望治之深曾不遑暇厲精更始亦既有年而所下御筆史不絶書傳之方來足為總覈然而聖心澄穆慮有所分天何言哉四時

行馬百物生馬臣願陛下法天以恭已而已所貴天下頌王言爲大而不敢玩王言爲常則心之精微一有所發莫不聳然丕應矣

五曰節邦用臣切惟聖心所甚憂今日所甚急者得非敛圖數貢以東南一隅之賦入而用度過於全盛之時乎今日之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矣而兵食之費十倍於昔吏禄之費百倍於昔只此二事已難支吾若公若私真可哀痛民力困憊幾不自

聊財非天雨鬼輸則所能幹運者君子之所戯頞而不忍為也故刮之兩稅而農民窮刮之鹽筴而商賈窮刮之牙帖而州縣窮田里蕭條所在愁歎則夫生財之說固識治者之所不敢道也國貧甚矣而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聚斂之臣惟知富國不知民有不安其生者且將去為盜賊矣財聚於上民散於下為國者亦何利於此無已則有節用而已仁皇慶歴之盛先自宫禁裁損一切用度

至于聖躬奉給亦令罷供於是詔張方平等議減浮費此陛下家法也陛下克己恭儉聖德彰聞而悠悠之言或以爲琳館一牆無慮數鉅萬如此等可節者恐亦不但一事也臣愚謂宜如慶歷故事於兩省官選才敏之士據國用歲計之數通其有無一切裁減條具節目三省公共斟酌而奏行之冗費既除經用自足其與巧取以妄用者相萬也

貼黄臣竊見所在州郡或獻羨餘在於朝廷所補無幾其實掊克之吏有慊于中姑取九牛一毛以

塞衆議朝廷何苦乃為姦貪受此名哉臣愚欲乞立為科條務令禁止

六曰計軍賞臣嘗謂自兵農之分而列營坐食仰給縣官於是乎國用屈而軍愈貧軍籍單而國愈困悉力供億不贍飢寒平時怨咨緩急何恃是知養兵貴精不貴雜用兵貴少不貴多前代用兵寡者常勝昆陽之戰纔六千人而却王尋百萬之師淝水之戰纔二三萬人而破苻堅百萬之衆是非以少勝也以精勝也今內外兵籍不下七十餘萬不

可謂少矣然而手藝者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虛籍者十之二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較耳是七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無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戰而常負也坐坊賣餅亦謂軍人此固韓愈所歎今之吹竹彈絲描金畫翠之類要不可以言兵矣而諸閭也三衙也其所以樹旌旄羅弓矢夾道而疾趨者必皆偉岸雄桀可以言兵而徒以供出入輿衛為塞塗之從者耳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嚴

飭諸將絶其手藝者收其占破者核其虛籍者處其老弱者則於此七十萬之中便可得四五十萬兵矣古人以一當十今固未敢望但得以一當一亦不至枉費錢糧不然則但務增多耗民耗國政使邊方安静天下亦坐困矣

七曰徽士習臣聞風俗之厚薄上之人實為之故士大夫不言風俗以風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漢有一孔光張禹便能化其風俗為柔諛東漢有一李固

杜喬便能化其風俗為沽激雖沽激與詼柔不同而其失一也今天下風俗亦獘矣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名節知有權勢而不知有義理蠅營狗苟惟得之趨推其受病之源蓋必有任其責者夫一念私意起於芽孽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則貪爵慕祿而寧負天子矣簡賢附勢而不恤清議矣義利之界限可不謹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為吏商而舳艫相銜以壞朝廷之鈔法者方且有為駔

儈而市井交關以虧朝廷之楮令者方且有為城狐社鼠而漿酒藿肉囊金櫝帛以漁獵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非鍼艾所能達藥石所能療也惟在陛下清心寡慾以神化轉移之耳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而况於躬行以厚風俗乎

八曰清士塗臣惟今日東南一隅之天下其郡縣曹局不能當祖宗時十之二三而入仕之塗曰進士

者十倍於昔曰特奏者二十倍於昔曰資廕者數
十倍於昔而所謂武舉所謂軍功所謂雜流者又
不知幾百倍於昔矣縱使以祖宗全盛之天下猶
且無以容之蘇軾當神宗時已有一官而三人共
之之歎而況今日乎是宜差注不行愈益浮競向
猶曰賢愚同滯也今則惟賢者不免於壅滯向猶
曰清濁混淆也今則雖清者不免於攀緣蓋有登
科十餘年不能霑一日之禄而老死者有三年大

比閭郡除校官外無可與考試者然則入仕之塗亦太不清矣臣愚以為自唐以來進士一科得人為最盛此固未易輕議至於特奏止緣鄉貢遂列簪紳資蔭不限才愚盡居禄位較之進士不甚差殊充塞銓曹無闕可補如此等類盍思所以通變之乎臣觀孫沔之論磨勘遷轉歐陽脩之論舉主改官一則以但居三周不問賢不肖例遷一級為非一則以舉主數足不問賢不肖便與改官為否

儻以二臣之議下之有司更加討論惟務才實則公勤者有以自見而浮競者將不至甚僥倖矣貼黄

臣竊惟左戚姻聯從昔所重謂當富貴親厚之不煩以政苟惟不爾實費保全

九曰結人心臣仰惟藝祖肇造區夏傳之數百年而屹然太山之安三代以來有道之長無如本朝之盛者非徒制度紀綱有以維持之也夫亦德澤在人心淪肌浹髓有不可得而解者故其財以不聚為富兵以不用為威人以不作聰明為賢祖宗相

傳惟此一道蓋所謂得天下以仁守天下以仁者也王安石不知此故以開邊而失人心章惇蔡確之徒不知此故以殺士大夫而失人心是則熙豐之人心嘗怨矣而元祐收之靖康之人心嘗怨矣而紹興回之夫豈不甚可畏哉伏惟陛下遠覽古今克邁前聖治亂興衰之監其得之聖學者固已高明而老臣愚忠無出於此意謂天下所欲惟陛下行之天下所惡惟陛下去之蓋天下之所欲者

在安生天下之所惡者在失業未有好惡與天下同而人心離者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不謹歟

十曰祈天命臣聞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者非牲牷玉帛祝史薦辭之謂也非占筭推測求之幽遠之謂也蓋天命不在天而在人則所謂祈天永命者要亦求之德而已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非於人事之外别

有所謂天命也恭惟國家克相上帝申命用休天之所以顧諟者有加無已而卜祝之流傳訛聽舛妄言丙午丁未率與咎徵會逢不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陛下不可委之於數以為厄運當然曰監在茲峻命不易天人之際影響相符臣故以為陛下舍己以稽衆則可以祈天命違欲以遵道則可以祈天命遠憸佞而親忠良則可以祈天命杜讒間而廣諫諍則可以祈天命是在陛下一念間耳

陛下果盡此道不沮不疑伊邇明禋對越無愧上
帝降鑒方將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勝至願

論經界　　汪應元

臣聞經界之政所以仁民也非以暴民也所以利民也
非以利國也今之經界其能盡如古井田乎夫版籍不
正田稅不均貧民無常產而有常稅公家失常賦而有
重征公私之害甚可哀痛國家所以經界者固欲其賦
役之平貧富之均也然而暴官汚吏或示欺於其上豪

民猾吏復肆欺於其下臣見其公私之俱弊也不知爲公上之所利也其害蓋有四焉曰煩費以擾民也曰隱實以罔上也曰虛數之未核也曰重斂之未除也方經界之行也朝廷必責之部使者使者責之郡守守責之縣令令責之丞與佐躬行畎畝間將以度地也故有吏卒之費有文檄之費有供億之費吏之誅求不與焉是民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也一矣富者田連阡陌擁厚貲以賂其吏或以多爲少貧者家徒四壁立吏受富者

賂或以少為多是富民常受其利貧民常受其害也二矣又民家戶產有没于官者歸于寺若觀者壞於水而壅於沙者地雖削而賦自若也縣家惟以常數督之民曾不攷核其田之有若無也不過均其賦於有田之家而已富民中產日受其弊三矣經界井田之遺意也則壞作賦取民未嘗無制也今或益耗而加量輸楮以抑錢民所輸者皆數倍于前名曰繁賦日重中人之家必至於蕩析四矣絲纊之銖兩折劵之奇抄耗入之多寡

皆視其所存產而爲之制毋責之以舊比毋取之以數外吾民庶乎其有瘳也不然徒以長貪吏刻剝之風使吾元元實受無窮之困尚得謂之仁政乎公論奏甚懇切上爲之改容曰今版籍何如對曰郡縣之政不同有籍者尚可考無則不得而知此公私所以俱困也上曰要在於得人爾對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前此戢于行者正以不得其人而任之故也上益以爲然遂詔天下皆推行之

論賈似道十罪可斬書　方回

臣聞霍光擁昭立宣而驂乘之逼卒貽身後之族誅李德裕佐武宗平藩鎮而宣宗既立終不免朱崖之謫死

何則權非人臣所得竊也今賈似道才不及光德裕而竊權過之明皇未有蜀道之行舉天下孰敢指楊國忠之非德宗未有奉天之幸雖通國知盧杞之姦莫敢誰何蓋勢之所在足以殺人而制其命也今賈似道之惡浮於國忠杞而所召之禍尤有甚於天寶建中者焉此臣所以日夜痛心欲一陳之而無路者也且開禧之釁微矣而侂胄殛開慶之變未至如今日之甚也而大全戮是故靖康中微六賊伏誅今似道非六賊之蔡京乎臣

嘗數其罪有十可斬而誤似道者有羣賊焉皆可斬也臣請申言之何謂十罪一曰倖倖者非分之福故傳曰小人行險以徼倖似道假手科第本不知書理祖妣弟法當換班藉是早竊麾閫沉酣富貴垂四十年倖也由荆易淮無大勲譽樞宣西上呂文德為斷藺市之橋王堅為全釣魚之守倖也已未透渡南岸乃似道地分史子翬屢書告急堅不謂然漫無一兵之備而乃專罪衮玠鄂之圍賴印應飛張勝堅守於前呂文德赴援於後

而似道之倖心熾矣彗星告變宜斥而留陛下幼冲因以為利積是數倖以謂抱子弄孫沒世無患江淮再失始又欲徼倖於買和此罪可斬一也二曰詐朝三莫四狙公故智欺天罔人終不容偽竊聞庚申之入相也實嘗於鄂為城下之盟許以歲幣欺紿理祖自詭再造責償之使拘留眞州歲費廩餼億萬以彌縫之又聞使至京湖久留漢陽之沌口不知其後何所處分是雖要盟姑以紓急然似道上以欺君下以欺人而外以納侮今

日為彼問罪咸以似道為不直為失信則豈非詐術敗露之尤大者乎其他一話言一舉動無非因詐以肆其顛倒戲弄之術笑語甚和而彈劾已至酬答頗恭而譙責隨之召是人也實不欲其來惡是人也外則揚其美宰執充位姑代朝參臺諫備員目為月課人皆洞見其肺腑而謂天下為愚此罪可斬二也三曰貪太祖革亂貪吏罪至棄市自有天地以來未有如似道貪者則安得不敗人之國泉之諸蒲為販舶餘三十年歲一千萬

而五其息殿巖所入四六分張陳碾玉掌玉寶譚天文
辨古器趙與枂收骨董法書圖畫御府所無石刻蘭亭
至八千匣雪之向推官者后家也發其先冢珠玉以獻
而金椎控頤之禍徧及畿輔余玠墓木拱矣倡爲思忠
釘腦之説改卜葬穴者爲似道取玉帶也西碉門北榷
場之費悉據之而馬逢勝居南潯號海斡籠天下𤑔波
之利毒取而奢用已獨富而天下之軍民無不貧此罪
可斬三也四曰淫嘗舞酣歌袒服戲朝古有明戒似道

遊蕩博徒蚤納猥妓入相之後輕車往來每飲必用數十人名曰奉母莫敢誰何邏卒夜覘有呢之者立遭不測或至貶竄宮禁使令尤合避嫌有如新開南巷之葉氏出自淑妃之閤聞其美而脅致之民間有一殊色雖已聘嫁亦強漁取女冠尼師交通關節婢婿富兒雄覇畿甸光範化為平康翹材穢於狹邪此罪可斬四也五曰禍國家以容受直言為命脉而似道一切塞之趙謝陳杜諸人一言其過憤恨切齒廢之終身陳宗禮為言

官欲言其事即徙之徐經孫以短劄諫公田雖引入翰林尋屏不用魏克愚不奉行公田貶逐至死高斯得敢言心内畏之雖招致從列終不與要職李芾以公忠受謫冷應元以鯁直被劾忌俞淅而汙之以催科近徐直方之去怒其上書比已佗遠街談巷議及其繆政則為騗局之獄賭局之獄皂白不分陷之死地場屋程文一有所指則雖已擢科第必籍記其人稍有廉聲才譽學問文采而覺其意不附已即墮機穽鬼蜮魑魅未足喻

之天下側目重足十六年此罪可斬五也六曰驕小白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屍蟲出戶似道宣撫上流澌黄失險吕文德嘗語臣以賈似道放之過江千百萬衆銜冤九泉似道之罪也天厚其惡盡攘吳潛向士壁趙葵掎角之功廖瑩中福華編文過溢美朝廷制詔一則師相二則師相臣僚章奏一則元臣二則元臣度考拜之太皇拜之似道以為周公大聖人亦不吾若年未五六十而自比於文彥博深居不朝鄙棄相府酣豢湖山葛嶺

冷泉之間不容有船舫之聲車馬之跡術足以刼持威足以恐喝而使其徒誇於人曰我能使貴戚不牧民似道之姻婭則牧民曰我能使宦寺不撓政似道之使令則撓政曰我能使近習不與事似道之愛客則與事曰我能使宫妾不怙寵似道之姬侍則怙寵驕亦甚矣然獨不能使盜賊弭於内敵國屏於外此罪可斬六也七曰吝刓印拜爵烏江㓹積金惜賞漸臺誅古今一揆似道初以捐財邀譽用呂不韋貟販之術致身嵎輔本性

乃見予人一官一職操縱抑揚每不可測中外百司雖一舉削之微亦取决於己比年朝士常虚數十員監司州郡有佳闕輙踰年不除使鑽刺之徒盻盻然目穿眦裂而望之制總當科降者不科降水旱合蠲除者不蠲除自更易關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貿一草屨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襄破之後臣嘗力請增支僅增一百夫楮幣出於國而無窮何所見而執不造之説饑寒窘困難責死鬬何所見而必欲困夫征戍之人此罪可

斬七也八曰專人主不能自治故責之宰相大權不可
旁落故立臺諫以司察之宰相臺諫合而為一則人主
無權矣臺諫用宰相風旨自王安石始章惇蔡京檜侂
遠全相承一脉而似道為甚理祖之時猶容倚何逢年
吴子聰薦於内庭臺長薦於經筵以欺理祖至度考即
位似道自為廢置名曰革大全之弊不復由諫議執政
然無不三除而權從四除而正從狡險詭賊之夫為柔
媚易制之狀人主所欲擢用所嘗稱奬無不排擊似道

所不取所甚忌無不文致幸而似道之子如彌遠之子俱不肖不然移鼎改步如操於丕誰得而議之凡似道所以尊於九五威於萬乘而度考擁虚器怏怏上仙者實似道自為臺諫以專天下之權此罪可斬八也九曰忍祖宗以忠厚得人心民之戴宋有死無二不謂似道柄國斵喪殆盡一是申韓鞅斯之術以溺殺大全以鴆殺戴慶炣以劉宗申殺吴潛以李雷應殺皮龍榮僉謂大全致寇可殺也慶炣謀出似道視師九江龍榮進不

以正有入相意不為無罪然不至殺如潛之殺則天下
寃之十六年無人作自陳詞而一挂刑籍者難於改正
五更大赦禮兩更非常赦而永墮瘴鄉者終不量移公
田勒佃十室九空遂非愎諫又將糴田何其忍也以治
閫之威治朝廷以馭軍之法馭士庶人人離心中外瓦
解此罪可斬九也十曰繆是是非非白黑易見逐臭弄
糞非愚則迷公田脧富民關子昂物價贓賊錮仇怨緑
櫃開告訐帥蜀非人激整使叛援襄非人誤煥使降補

闈舍選省場廷對率有私人而科舉具文御史諫官宰相執政俱用謝啓而吏胥竊笑凡此者舉天下以為非獨似道以為是乃者十二月十四日之報豈有兩表玠之可諉平生自詭知兵至此一籌不畫慟哭内廷趣期復土欲逼三宮乘間渡越正月十四日引兵出督由新安旬餘可湖口由四安七日可池口顧乃迂道京口輜重泝流二十日始至蕪湖則舒池亦失矣軍次魯港一再以宋京請和報使亦來所以覘我遽已弛備議和不

成如光弼鞾刀死戰可也相與失色遽辦快船臣一聞
之即知其必敗矣畏而退退而潰僨軍失身宜也今一
元惡已挫而天下大難不解宗社生靈何辜焉臣數似
道十罪至此雖斬之萬段可也臣以是欲望朝廷明詔
賜似道死取其首級以獻錮其子孫而籍其貲勿如靖
康間治一蔡京徒費歲月其次則賊客廖瑩中賊吏翁
應龍賊幹馬逢勝賊將王起宗已至者斬之未至者捕
斬之皆流其子孫籍其貲又其次王庭黃公紹張濡胡

元叔陳協道趙與秎俞晰陳碾玉譚天文胡總管吳鑑瞿桂堂蔡幼習王景思皆與追勒遠竄貲多者籍其貲仍下臺諫察其城社之尤者與夫蠹國害民失人心亞於劉良貴等者悉與劾奏施行

論求才奏狀　程文海

臣聞治天下者必盡天下之才故曰立賢無方曰旁招俊乂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參用而環視中外何寥

寥也豈以其疏逺而遂鄙之歟此羣臣之私意非陛下至公之度也臣何以知之臣往在江南屢聞明詔一則曰求好秀才二則曰求好秀才而以好秀才致之陛下者幾何人江南非無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羣臣負陛下也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以用於時細而可以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而凡出使者皆昧陋愚淺不達聖見之高明止以卜相符藥工伎為好人之尤此何謂也不惟不達聖見且

使遠方有識之士或以淺窺朝廷臣竊恥之臣之愚陋
雖未足以為好人然世所謂好人者儻無則已有則臣
必識之江南百餘州之廣衮數百餘年之涵養豈無一
二表表當世不負陛下任使者臣奉命而往宣布德意
庶幾遇之如得其人以驗臣言則望陛下先試之以一
職任事使之自卑而高自難而易小有益則小進之大
有功則大用之磨以歲月自見能否且陛下如用若人
則不但愚臣得舉所知而已他時奉命出使者皆知陛

下德意將見異人輩出不遠數千里為朝廷用得人之盛視古無媿臣不勝大願

論災異五事　程文海

中書省臣欽奉聖旨以恒暘暴風星芒之變同御史臺集賢翰林院會議者竊惟事有本末政有後先今特摭其本與先者言之其畧有五一曰敬天二曰尊祖三曰清心四曰持體五曰更化具列于後

一敬天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乃立之君以主之故君

者所以代天育物也惟明君能知天監在上赫赫甚邇凡一言動一政令罔不兢兢業業思合天則期當天心若論官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敢乘一時之喜怒而輕予奪之也若論刑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輕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謹守勿失於是陰陽和風雨時而萬物育天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乖天必出災異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愛人君欲其久安長治而

萬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則必省躬以知懼昭
德而塞違誠格政修天意乃得於是災變弭而和
氣復矣故雖堯湯之世不能無水旱而卒以無害
者堯湯用此道也
一尊祖自古帝王創建國家無不自艱難而得之而
傳之子孫猶菑畬者之望播穫作室者之待堂構
也夫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戰
收附諸國惡衣菲食櫛風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

祖皇帝親歷行陣心籌計畫恭儉敬畏以有天下混一南北何如其辛勤也主上以仁明天縱之聖紹膺景命葢常以此存心思祖宗開基建業之不易而遇是儆也固益兢兢業業用一財則必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豈可輕用官一人則必曰此國柄也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豈可輕與動静整飭每事如此則百司自然共職庶政自然修舉祖宗在天之靈必皆歡悦而天佑響答福

禄日臻邦基益固矣

一清心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本也夫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手之於執足之於履皆惟心之所使心得其正則接物臨事之際視聽言動皆得其正而無有繆誤乖戾之患况四海之廣萬幾之重皆仰治于一人而一人之所仰者非惟心乎蓋水必止乃可以涵物象鏡必明乃可以别妍醜故帝王貴清心清者静一不遷之謂也若聲色之

娱飲宴之樂所不能無尤當節適使不至撓吾心之清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重無不察光明洞徹不言而信讒諛不得施邪偽不敢前百官有司各安其職無有撓格之患則法制流行紀綱振舉災變息而天下治矣語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以清心為本實總攬權綱之要道也

一持體事莫不有體體者得其要之謂爾人君任宰輔以馭百官守法度以信萬民斯其體也若乃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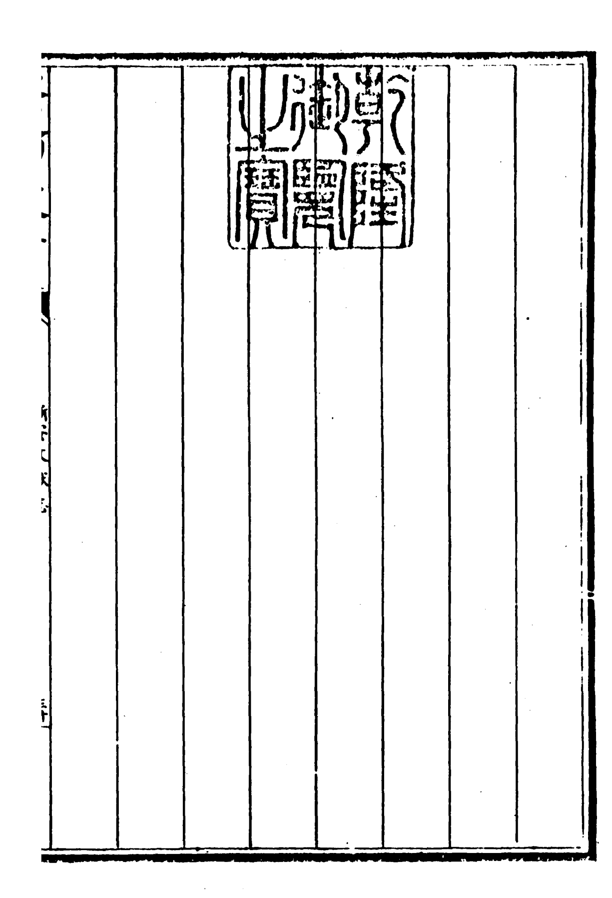
一小官罰一小過有司之事耳而人君親之則有司懼矣夫上下正政令壹賦斂以時用度有節賞罰必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無所適從則臣下恐懼皆思為已而怠其所職殃害及民怨讟不免而或召災異故為君之道在乎持大體先有司裁制予奪必信必一則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災異之有哉

一更化傳有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有司所甚患者曰財用不足曰選法撓亂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弦更張此其時也盍亦思其所由乎財用不足豈非所入者有限所出者無窮與選法撓亂豈非賢不肖混淆越格者多而非格者不少與官府不治豈非賞罰不明而名節素不勵與宜敕有司詳校一歲錢穀所入幾何所出幾何若所出皆為當出則財之不足將無法可理若猶有不當出而可以已

者如不急之營繕無名之賜予據其名件一皆止之則財用必足矣又詳校銓選除合格外越格與非格者幾何任迴量其根脚功過定奪仍原其所由跡轍一禁絶之則選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內外相維相資各有條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齊善惡必有故賞罰立焉若善者當賞而不賞惡者當罰而不罰則善者變而爲惡惡者狃而益甚又如犯至不敘大罪也或巧圖復用老病

謝事常理也或戀不忍去至有貪欺害民善於自蔽不即敗露上官不以審風憲不以察因習成風不知有恥治何由興宜嚴敕省臺公賞罰厲名節由京朝始則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大略也三者果更民力必紓人材必多祥瑞必集國勢必隆然非更之難行之之難也非行之難守之之難也惟聖天子以敬天尊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難哉



新安文獻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周世芳

新安文獻志卷七

明 程敏政 撰

奏疏

建言時政

曹子純

臣聞繼天立極由稟上聖之資濟世安民皆荷神武之略欽惟皇上德配唐虞功隆湯武猶慮一夫不獲一官不職訪求俊乂使丁介書生入覲清光屢聞聖訓官民利害各許進言臣子純生長山林見聞寡陋既承下問

忘其狂愚輙有蕘言冐干天聽

一儒者之用本以經邦輔國致君澤民然能立天地之常經適古今之通義為致用之學者每不多得朝廷取士拳拳於安生民而資治道者至矣厚矣見取到儒士多係未曾諳歴若且選為卑官下職使學為政以試之數年之後有能裨聖化勵廉恥則以次進秩亦未為晚果有文學德行政事才能者委之有司職任待其功績顯著量加陞擢若即

委之重任才不稱職則又為後日之悔

一禮禁於未然之前法施於已然之後聖人用刑不得已也故舜之刑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夫人之為惡父母妻子多所不知陛下遠紹唐虞三代遵舜文之典著於簡冊頒行天下使聖子神孫永為定律則立生民之命建太平之基端在於此

一古之貢賦隨地出產賦則如夏秋稅糧之徵貢則土地所生以時而獻今秋糧出自田畝多折收布

疋以便於民惟茶課出於山場盡徵糧米且產茶之地多係高山大野往往農廢其業於異郡百里外貿米輸納民留囹圄吏若催徵自暮春及終年未脫桎梏陛下視民如傷豈不恤此然有司位卑而不敢言下民草莽而不能訴臣幸近九重僭敷蒙陋若於秋糧徵本色却就茶糧收鈔及布疋或折收軍國百須之用則民又兩便洪武年上

請贖父罪書　　葉真壽

臣聞魯論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大學曰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臣幼蒙父師之訓服膺
聖賢之言立身行已必以忠孝為本是以入而事父出
而事君期不負忠孝之實而已伏念臣父早習詩書期
忠孝之道通王霸之略值中原亂離避兵江東舉義保
障王師渡江鄧平章胡參政克取徽州府彼方山寨負
固抗拒鄧平章察臣父姓名令李克魯訪尋臣父知天
命有歸奮身勸諭元帥汪同等同詣軍門投降郡邑寧

謚退身田里值婺源鄰境土兵反覆殺害官民陛下照見萬里察用人言除臣父為婺源知州不敢辭避奔走赴任此州彼時三邊敵境山寨占據人民離散臣父披草萊立官府奉宣朝廷德意招諭一方修築城栅區畫糧儲且耕且守後院判汪同棄軍逃去頭目軍士背恩為惡互相仇殺臣父忍死堅守勸諭元帥俞茂方清一心向義誅殺叛人汪助等保全城池倉庫軍馬迎接親兵王指揮盡心賛助指揮深知臣父忠義同安靜方面

歷任六年並無公私過犯任滿赴京命臣父奉使西川
夏國繼而中止尋授鄱陽知府到任四月朝夕奉職本
府糧儲軍需依期辦集民庶安業爲因按察司官委問
劉方寨叛卒程先鋒擄掠民婦事本人身故坐臣父枉
勘罪名遷謫無爲任坐九重天遠無由申訴丙申三月
間天日開明取回京師聽差後省府將江北官吏發下
興築大城臣父以公罪未發今次與一般官吏發下壘
砌磚城實臣子所當報效已盡將所有家私竭力見行

買辦奈力小家貧一時措手不及日夕愁苦臣祖父遠
年間曾於徽州府置買田土急欲變賣緣隔越數千里
不能接濟誠恐工程迫近觸犯罪責臣實痛心稟知臣
父願將本户產土盡行入官外願以己身上事東宮効
力行伍以贖臣父餘生昔太倉令淳于意有罪其少女
緹縈願身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帝憫其孝恍而釋其
父罪臣今年踰弱冠視彼女子之義深有所愧洪惟陛
下聰明神武遠過漢文如天之仁同乎堯舜曲賜憐憫

哀臣螻蟻微忱願乞臣父骸骨歸老山林或察臣父始終事上之心俾得如秦之孟明齊之管仲立功補過俱為至願臣聞王霸之君義動天下使智者獻謀勇者獻力富者獻財臣之父子家財不足以助國願効老馬之志一夫之力或能補報國家之萬一當今景運天開立聖子神孫億萬世無疆之基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明忠孝之道請自臣始將見忠臣孝子不一而出光昭史冊豈臣父子之私幸實天下後世之大幸也伏望聖

慈乞賜憐憫臣冒犯天威死罪死罪洪武十年上

論邊計事

楊寧

臣竊見正統十四年八月邊塞烽警獨石龍門一帶及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數十萬之蓄積一切委諸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比聞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為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四方之本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在軍馬以之

專守尚慮未足為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事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揺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况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猶爾又安能遠供餽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種鹽糧或曰銀貨糴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斂奈之何不務其本而惟末之圖

古人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之於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議之善也今之為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概妄報功次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而全不開數者其為欺妄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朝廷何益於邊徼至如臨陣死亡者固皆可愍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

至喪生其忠可褒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正當論
主將之罪今一概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為功而生者
不以敗亡為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為永寧懷
來宣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
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
遺下糧米設法陸續就近搬運給軍衛拉特新來和好必
不即為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趂時設法屯種令總兵叅
將等官及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并廵按御史分

投委官提督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有力之家儘力開耕無種子者官為借給秋成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糶賣仍行納粟冠帶開種鹽糧銀貨𢹂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勤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官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僉事比較其

有用心勤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
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預將在
外人畜收入城堡嬰城固守俟敵人氣惰然後乘便擊
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内侵則内外合兵令其腹背受
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
率衆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踈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
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
希求陞賞者其功皆不必録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

陷者陞賞亦須量行節減以止貪冒以戒退怯庶得爵賞不濫臣誠愚昧仰蒙聖恩莫能補報比因議及邊事不得長策晝夜思惟寢食不安輙有所見不敢緘默景泰元年上

奏甘肅邊務六條　程富

先奉勑諭命臣於甘肅叅賛總兵官寧遠伯任禮軍務除欽遵外今將訪到合行邊務開坐請旨

一曰城堡防護臣覩蘭縣過河直至甘肅遞運所馬

驛俱有軍夫及餘丁不下一二百名各設城堡防
護往年番寇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皆因各堡
軍人平日止是走遞不曾操練及至番寇侵犯縮
手不能抵禦未免仰乞官軍往來策應今邊境寧
謐諸事減省各堡軍人安閒無事乞勅總兵官寧
遠伯任禮等取勘各堡見有軍夫屯軍及各戶内
少壯餘丁實數將各衛退下在庫軍器照名給散
除走遞外空閑軍餘每月操練十日或十五日就

令掌堡掌驛等官分隊管領仍令總兵官選保精熟武藝公勤都指揮往來提督比試如此則在堡軍餘操練慣熟遇有警急内可以保妻子外可以相救援

二曰禦敵殄寇臣惟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非平日恩義奬勸臨時何以責其効力且如甘肅涼州莊浪等十四衛所及腹裏調撥在彼操備官軍多有勇敢之士即今邊境寧謐正宜加意恩奬養其

銳氣遇有警急可責成功近者給事中薛謙奏准
命總兵官寧遠伯任禮等揀選精壯軍士設法操
練實為良法然所選軍士日逐操習武藝比之其
餘軍人勞苦加倍而其月糧賞賜仍前一體關給
非所以倡勇敢養銳氣也乞勅該部會官計議轉
行甘肅等處總兵官將軍士嚴加再選如果膂力
過人氣識勇敢者另編隊伍專委都指揮一員管
領操練每名一月或全支本色米一石或加賞冬

衣布一二匹使之異於常軍彼必感戴殊恩心懷

補報遇有寇賊必能効死盡力

三曰土軍糧差臣觀陜西平涼等府靜寧等州原有

土番人民洪武年間收集寄名安挿與民一體當

差永樂十八年選作土民前往迤北征進優免雜

泛差役宣德十年又各選調涼州等處操備所用

軍裝脚力俱是自備遇有倒死馬匹照例追賠戶

内遺下人丁有司未行照例除豁切照各衛旗軍

選調備邊者歲關冬衣布花行糧家屬在衛關支
月糧又無别項民差令土軍土民餘丁本同一戶
一家居住三下備邊俱無糧賞所用軍裝脚力及
追賠馬匹俱在家餘丁措辦其餘家下餘丁自要
辦納子粒應當民差又令備辦在邊軍餘衣裝馬
匹不免典賣孳畜等項殊屬艱難乞勅該部行移
陝西都布按三司從公取勘各衛如有此等土民
餘丁一戶三人或二人在邊者本戶一應民差盡

行優免其在營如有餘丁屯種亦免合納子粒或一二石令其自辦軍裝賠買馬匹如一戶止有一名在邊者不免子粒仍免雜泛民差如此則在邊土軍知所感戴可以責其效力矣

四曰屯軍備禦看得洪武年間各衛旗軍守城者歲給冬衣布花下屯者例不給與近見陜西都司所屬屯軍調撥甘肅等處備禦者冬衣布花照例不與臣以為彼先屯軍為因自種自食可以自備故

不給與今調撥邊上與馬步軍人一體被堅執銳
勞苦不殊優恤有異乞勅該部行移陜西都布按
三司今後腹裏屯軍調撥在邊操備者一體給與
冬衣布花如是不敷將各軍戶内餘丁屯糧免納
一二石使其自備供給如無餘丁者官為供送如
此則恩賞均平軍皆効力
五曰番人散處訪得永樂年間甘肅寄住回回殺傷
都指揮劉秉謙據城搶刼屠戮居人及有永昌番

人逃叛刼掠出境正統三年甘州北關回回潛藏阿爾台細作被尚書王驥擒獲梟首示衆切見甘州北關仍有寄住回回等項番人瑪哈穆特徹爾等一百八十一戶指以牧養羊馬取討錢債為由出入無常往來慣熟道路險易烽堠遠近莫不周知倘有警急恐生異謀乞勑總兵官并陜西行都司照洪武年間將前項夷人除通事指揮哈克繖伊徹千戶沙布迪音等通事三五名以備各番使臣往來不

動外其餘悉差人管送腹裏散處福建浙江沿海衛分居住庶得烽警永絶亦消邊患之一端也

六曰科舉名限臣惟古人立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至唐宋以科舉得人為盛然有文學者或迂於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學若不廣取恐未能盡人之材得人之用乞勑禮部行移各處鄉試不拘名數至於會試亦然登科之後授之以職嚴加考察則科舉之得人勝於他途取士多矣正統七年上

奏緊急軍情事　　程信

欽差守城吏科給事中臣程信謹題為緊急軍情事節該奉勑今命爾往京城西邊一帶協助太監尚義都督王通左副都御史楊善守護城池嚴督軍民整頓器械務在精利申明號令務在嚴明可守則守必固必完可攻則攻必捷必勝京城在外四面軍民人等但聞聲息不無搬移驚動爾須撫諭安插務令鎮靜得所九門内外守禦通塞等務爾須處置得宜務使敵不能窺有事

須與提督太監尚義等計議而行無或頃刻怠忽致有
疎虞取罪非輕欽此除欽遵會同各官督令官軍將各
門嚴加守備外謹將合行緊急事宜開坐請旨
一新號令以振軍威臣覩大軍自土木之敗人無戰
志非大新號令無以責其效死如都督孫鏜領軍
與彼對敵各路正當分軍策應則軍威自張其勢
可敗然皆各以分地自諉袖手旁觀臣於城上遥
見西北軍馬約有三四千人一見上首挫鋒其餘

不戰亂逾城濠致令五六敵人乘勢追趕臣與都督王通督令軍士將短鎗火器於西北城樓放打當時敵人四散奔潰然已遁之軍既不加誅未遁之軍又不用賞都城安危係於頃刻而號令猶復如此臣誠寒心乞嚴勑總兵官石亨尚書于謙等將大營移出關廂外面駐劄彼衆則堅壁不動設伏以待敵寡則分軍截殺互相策應如有退縮摇衆即時處以軍法不許坐觀成敗以誤大計

一募勇敢以備警急切見京城召募軍匠人等或賞

或陞故皆樂於効用然近察其議則曰有功則今

日可得官賞無功則未免他日有爲軍之累是以

中間多有勇壯匿而不出乞勑兵部再行出榜曉

諭不分軍民官舍土人匠役但有果敢奮勇出奇

制勝者初立爲勇士之名照例給賞有功不次陞

擢無功事寧不願者聽如此則人疑釋而功可圖

也

一召勤王以遏南侵臣覩敵人見我城池完固軍馬尚多連日四散舉火驚人其勢似有南行之狀若不預為禦敵之備誠恐州縣居民聞風驚移事出不測乞寫敕星夜差人調集山東河南等處勤王之師順關南京所取在路衣甲或眞定保定或河間霸州按兵待變相機以動敵近則完壁自守敵遠則赴京夾攻如此則聲援多而其計沮矣

一設武備以防內變臣惟外城既固內門尤不可不

謹如西直等門雖有官軍二百餘人各舖已分一百五十餘人又有緻閘等項分用門下止有五六十人亦皆老弱不堪又兼盔甲移用門外巷中城下雖有攏列官軍不過攢聚閑坐倘有意外倉卒難為乞將城内官軍著令分管頭目每門添選二百人量給弓箭鎗刀庶幾有備無患

一養鋭氣以備戰守夫軍夫以食為天食足則氣壯而後戰可捷守可固且如西邊一帶多係上林苑

監四署人夫原非食糧人數稱係守城月餘蒙每人給米三斗即今坐派通州未敢片時下城前去關給其各夫俱皆離城三五十里居住家下鄉被敵人驚散有稱一二日無食者氣餒無措乞照軍匠事例給與口糧充養銳氣庶幾遇緊可以責其効力正統十四年十月初十日上

陳言中興固本十事　　程信

臣切惟撫國家於多事之際中興為難論政務於中興

之時固本為要本之不固而欲求中興之治者未之有
也仰惟皇上嗣臨大寶治化一新北敵求和南蠻授首
于茲二紀遂底丕平天下臣民皆已仰戴聖德神功如
祖宗之時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孔子之戒昭如日
星矧陛下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固已知之明而講之素
有不俟乎人言者矣臣一介凡庸以言為職不敢謂聖
德已至而不盡責難之恭謂聖治已成而不效拾遺之
義夫中興之要雖在固本而施行之次必有節目謹將

所見條陳十事以上伏乞萬幾之暇少垂睿覽采而行之豈獨臣之幸哉臣無任伏闕戰慄之至

一曰敬天臣聞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一心上與天合則陰陽順而寒暑時邇來日食星隕雷雨陰霾變生不一必有感召此固上天仁愛君人之心然修省之誠要不可一時而或替也仰惟陛下即位以來節供奉嚴祀典凡諸不急之務多已停止而天心猶若此者豈非修省之誠有未至歟夫人君一

心萬理總會而求端莫先於孝弟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曾子釋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臣以爲敬天之道非陛下諶然此心懋昭大德隆孝友于兩宮示親親于天下恐未足以答天心之仁愛伏惟聖明留意

二曰求賢臣惟國朝取人有常途用人有常制蓋文以科貢吏胥武以廕襲功授中外任使自不乏人

然屢勤明詔俾吏部有人材之薦兵部有將才之舉者何哉誠以多事之秋思得長才異能者共圖治功故也奈何有司奉行全失初意所舉薦者類多奔趨請託之人非廉正高潔之士大本已失將焉用之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謂其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伏望陛下於左右文武羣臣之中果有朝廷未究其用宮寺不知其名如古范仲淹富弼其人者留神簡拔以為之倡然後勑所司通

行天下果有懷抱經濟精通韜略隱於山林屈於
下位者有司務在禮聘送赴京師或親策以治道
或命試其藝能隨材器使用濟時艱無則已之不
必取具若有司仍前濫舉即坐以罔上之罪
三曰納諫臣觀經史所載歷代帝王未有不以納諫
而興拒諫而敗者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實國家多
事之際四方臣庶無不得以盡言陛下容納亦無
虛日雖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不過如此

邇日以來漸渝初政豈進言者亦多涉於泛常過於矯激而弗當聖心者乎雖然縱使有之亦未可執一以廢其餘也如聖心簡静厭見繁文臣愚請用宋仁宗開天章閣以十二事問近臣之例推而廣之勅令文武羣臣及山林草茅之士詢以闕政如强敵之雠必何策而可復天象之變必何修而可弭諸如此類逐一條示俾之各陳所見各盡所言中間必有上補於聰明之萬一者仍乞陛下於

時常進言之人當理者采納狂妄者不問庶幾周
悉民情以幸天下
四曰謹災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是知災異之來非上下同加修省不可得而弭也
邇者天變河決皇上下罪己之詔曰君失其德臣
失其職臣捧誦之際知陛下一念之誠可以對越
上帝矣然羣臣之中能如陛下之敬天修省者幾
何人哉宋儒胡安國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

大臣之事自漢以下遇有災異策免三公蓋爲是爾乞勅臺諫於内外文武羣臣之中有引日偷安懷奸蠹政之甚者指實陳奏罷歸田里庶天變銷而人心慰

五曰節用臣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大學論生財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反是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今邦畿千里民多逃移江南數郡盜尚刼掠河道枯澁

漕運艱難而京師僧道之徒來自四方充斥街巷

內府供事官員較之往時十增八九率皆以難運

有限之糧供冗食無用之輩又聞河南山西轉輸

邊餉犯風霜之苦冒剽掠之虞辛勞何止萬千費

用不過數月臣以為朔方之役未舉而中原之民

已疲伏望皇上省財節費圖雪國恥勅令沿邊一

帶文武官員隨機護軍趁時屯種以免饋餉以防

强敵并勅各衙門禁遊食無役之人汰冗設不職

之官庶邊備充而浮費少民力蘇而根本固然後靜以待動逸以待勞則無事不克濟矣

六曰祥刑臣聞兵乃刑之大者古之帝王於一夫之罪一刑之施尚且恤之而况行刑於用兵之後哉竊見福建廣東浙江湖廣等處叛賊鄧茂七黄蕭養葉宗留等本因貪官激變動勞大軍征討渠魁雖幸就誅良善多已被害近聞商賈耕鑿之人一概綁縛到官將士收其功而平民罹其毒夫淫刑

以逞而不致傷和氣者未之有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臣願陛下以為法勑令所司將解京犯人監候待其覆勘虛實之情然後處以輕重之法仍勑各處總兵鎮守等官今後止將首惡解京其餘脅從量情釋放俾之各相效順庶人無冤抑而和氣可召

七曰選將臣聞三軍之命係於將然將之賢否不止係軍士之死生實有關國勢之強弱不可不慎

也即今三營大將固亦有百戰已試之人不可輕議至如坐營把司掌號領隊數者之名即唐之所謂偏裨宋之所謂首領亦他日以次而備大將之選者頃自國家多事以來選設太濫不無賢否混雜且人材難得不有以儲之於前則無以獲用於後昔李光弼起自郭子儀偏裨岳飛起自宗澤首領則其選亦豈可以不慎哉乞勑總督總兵等官修明軍政簡汰賢否遇有闕員必須推訪廉介智

勇之士具名奏聞以充不許私相補授重貽後患

八曰練兵臣觀周之成康皆守成賢主而其事見於

書者一則曰詰爾戎兵一則曰張皇六師彼當承

平之時尚不敢忘忽武備如此而況多事之際乎

我國家養兵最厚月糧以贍妻子行糧以贍本身

不時賞犒銀兩依期給散衣綿蓋養之於無事之

時欲用之於有事之日而管軍官員不體朝廷恤

軍之心大肆蠶食公行賄賂反以操練為故事如

此而求克敵制勝比隆前代何可得哉伏望皇上
降勑總督總兵等官嚴加戒諭仍有似前侵牟軍
士妨誤操練者處以軍法示衆勿事姑息臣又見
三營之制五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鎗手三
千所以肄巡哨今三營各自團操則武藝不能相
通其臨敵必難相應乞將三營軍馬一月同在一
處相兼操習五日凜如對陣之時久久成熟庶幾
有效臣又聞之軍中老稱相參有名無實閒居則

虛糜糧賞臨事則買累精壯乞大行揀選不堪者
退回守城精壯者加意訓練庶兵將之意相孚而
外攘之功可舉也
九曰尚儉臣觀太甲之告伊尹曰欲敗度縱敗禮伊
尹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而漢史之賛文景二帝亦
不過曰恭儉而已是知儉之一字尤守成之主所
當力行者也伏惟陛下即位之初無宫室之興無
遊幸之舉日講聖學親攬庶政恭儉之德可方前

王然而民食日艱民俗日薄何哉豈陛下以北敵請和國事稍暇而遂為之少變乎臣又見承平日久禮法漸隳結婚姻者不計戸之高下送喪葬者不循家之有無閭閻得以服錦繡倡優得以飾金寶全無貴賤之等惟逞驕侈之風甚至千日之羸餘不禁一物之費用如是而求民食之足民風之厚不可得已伏望陛下愈厲勤儉之德以先天下仍敕禮部申明舊制凡服食器用各分等第毋得違式

通行禁約庶幾民德歸厚國富可期

十曰隆師臣聞先儒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今府州縣儒學官皆受朝命以為人師者也祖宗之時猶重其選或親策而後命之近時以來有久在監學懼淹歲月而出身者有偶中副榜因念艱難而就職者有儒士不能應鄉薦而干有司以舉任者布列中外多不得人遷延歲時妨誤後學九年之間使俊秀子弟長

者老而少者長甚可惜也無實才之用而望濟天下之事豈不難哉乞勅所司照舊於南北直隷及各布政司推選御史或副使僉事各一員專一提調學校造就人才以副皇上求賢圖治之意其各處教官先令提調學校官員考覈但有文理不通教條不立者就便送部別用其九年考滿到部舉人果有學識異常者所司仍加考察或試以臺諫之職或授以州邑之長則人皆盡心才各當用時

賢輩出而國事可辦矣景泰二年九月上

新安文獻志卷七

新安文獻志卷八

明 程敏政 撰

書

責蕭衍犯順書 程 茂

假中郎將征虜長史程茂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將軍學擅文武權兼中外國家之寄懸於將軍主上春秋方富令德未震茂愚憒意謂將軍當外護戎壘乃心本朝旁招俊乂在帝左右不識高明過計誤聽反旆内向甘為

戎首若事之濟否雖在彼蒼脱或不自旌識當如之何茂實不愛死敢獻腹心惟將軍圖之南鄞城小而堅張將軍忠貫金石將士雖不武然衆寡力倍願節下勿以為念風馬相與契闊死生將軍永終令聞當以伊霍為得失之監不具茂死罪

與人書　程頤

前書諭使求光禄文神道碑文今得范内翰祖禹許撰此公文章德望世所稱許可託也已送行狀去數月間

可得得即求的人附去也頤上頤子姪共四人長姪端

懿近長安呂丞相辟知京兆醴泉縣未受勅長子端中

授汾州介休尉來闕次姪端本應舉未第少子端彦今

秋方就銓試承問及故具言之

右伊川先生親筆書一紙本出程氏而淪于師

山鄭氏舊矣書稱光禄丈不知為何人考范太史集止

有樞密趙公瞻神道碑一篇其贈官為銀青光禄大夫

豈指瞻邪范又嘗誌銀青光禄大夫宣徽郭公逵逵子

忠孝實從先生遊則所謂光禄丈者又似指逵也但書

稱碑文郭乃誌銘為不同爾惟宋南渡以來若杜正譚

善心輩惓惓訪求先生遺墨或僅得其門狀與斷簡亦

什襲謹藏之况其手筆出于海桑之後燔蝕之餘而紙

墨完好炳然如新者哉是可寶已師山諱玉吾郡碩儒

子孫居歙西敏政過之獲拜觀焉因摹歸刻之家塾敬識其後弘治五年歲在壬子秋八月朔十四世孫敏政拜書

上曹樞密輔論兵書　汪若海

若海裁書獻于樞密閣下昔三國爭衡以崎嶇之蜀斗絕一隅固不足以當全魏然蜀有魏延者謂先主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僕每讀魏延之事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往古下之人敢言如此上之人

肯信如此今者金人横行莫敢誰何老將名臣相繼敗事有一倡於衆曰若金人舉國而來我能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我能吞之則衆莫不傳笑其不遭嫚罵者幾希僕江南人也束髪讀書不喜綴緝時學方太平無事惟務談兵其遭父兄朋友嫚罵殆與齒偕老乃者天子下詔求知兵之士僕銳然從之喜以為獲伸素志及赴有司展卷一揮筆不停手日未三刻紙已告窮白麻袂屬環觀如堵是日多士皆曰必居第一而僕亦以此自

貿未幾榜揭乃在優等第十有一忽有謁僕者曰適從主文所來聞子之兵書本魁多士有以子之言猶河漢而無極出乎繩墨之外是以置於十人之後晨過御史某御史某曰聞太學之士皆談兵于有司若曹書生爾安能知兵僕乃翻然悟曰今日之御史昔日之有司實不知兵爾如曰出乎繩墨之外則陳平豈細行韓信豈曲謹邪如曰書生為不可用則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不能取強吴矣恭惟樞密閣下昔日敢言於不敢言之

日今日必能為於不能為之時是用敢借魏延之事以進
昔魏延請于諸葛亮欲從子午道與亮會于潼關亮制
而不許魏延歎恨已才用之不盡以僕揣金人頓兵大
梁之址其實非策蓋用兵之法其下攻城衝車距堙勢
且半年顧我守之有其道攻不足畏也河北者我之心
也攻金人之權也且耿聶既以大河之外畀金人金人
宜自為守禦未暇窺我中原然而棄河北之重履孟津
之危者非惡河北而不取也河北之心弗與也故斡里雅

布狼狽河北以為既搖京師則河北自定今我豈可不收河北之心以攬天下之權因河北之憤以擊金人之惰哉而乃怯懦自守閉關養敵則金人將以飽待饑而我將坐受其敝欲城之無危胡可得哉顧朝廷能用河北則河北可以救中原不能用河北則河北可以亂中原何謂河北可以救中原善用天下者必觀天下之勢往日天下莫敵勢在陜西今日天下莫敵勢在河北往日天下有事出兵函谷指麾天下無不如意故天下所

恃惟陝西之兵自燕雲之役陝西之兵紀律大壞遇敵
掉臂迸走如鹿則汴京以兵為險何所恃也誠能用河
北則今之河北變為昔日之陝西矣斡里雅布自得真定
以來民心滋怨保伍蜂起揭竿為旗所在數萬殺棄地
之使而留康王逐不才之吏而自置守倅悼國家之棄
地而有不臣金人之心是其氣固足以壯河山而保宋
之社稷矣朝廷誠能遣使立康王為元帥使其分師為
二一自孟津渡河陽直擣西洛以攻尼雅滿一自相臺由

大名直抵城下以掩斡里雅布則二人當隻輪不返此與魏延欲從子午道何異故曰用河北可以救中原也何謂河北可以亂中原朝廷既棄其地不恤其民矣彼將曰與其北面以事金人孰若從衣冠之豪故河北之勢其可慮者有二留康王自置守倅是也留康王何以可慮康王弗得其柄亡以令衆則留康王實虛名爾自置守倅何以可慮彼握兵日以廢置自如因曰保已棄之地我固非叛則朝廷固不可咫檄而罷二者固為中國

之讐也故曰不能用河北可以亂中原也二者方慮為中國之讐欲望其提師而援王室胡可得哉史記稱闔閭惟能用其民故敗楚子於柏舉然則河北顧所用之何如爾若康王為元帥是所以用民之術也以僕揣金人所為其勢且有耶律之事若康王得擁重兵則金人之謀不攻而自破以僕料之朝廷非不知立康王為元帥計之善也然其議含糊而弗決者有二朝廷則曰康王已位極人臣矣異時成功不知何以待之嗚呼為是

說者不知成王之用周公乎周公者成王之相也淮夷既叛成王曰汝往征之及成功不聞更封之以王也朝廷則曰國家未嘗以宗室本兵柄恐分天下之心啓五王之禍嗚呼為是說者獨不知成王之用周公乎周公者成王之叔父也淮夷既叛成王曰汝往征之則不聞以宗親為疑也鴟鴞之詩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摇非周公之室也周家之室也杕杜之詩曰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欽定四庫全書

欽焉言卿大夫當推其兄弟之親以助其君也樞密閣下胡不歌鶺鴒之志述杕杜之情俾主上廓成王之量去晉昭之狹乎僕聞之古之能用其民在於搏民力一民心能一民心則民力摶矣今者河北之民貳於金人則民心不可一各保鄉閭則民力不可摶雖有衆何所用之必有豪傑之士倡義於其間結數百萬之心如同舟而遇風合數十郡之力如常山之蛇則金人之所備者衆而我之所與戰者約矣僕聞魯仲連布衣之士爾仗

義遊談能使趙不帝秦夫以秦趙之勢數十萬之衆未必能任其事而仲連乃解紛釋亂於談笑之間則布衣之士安可忽哉以僕揣天下之士能一河北之心而摶河北之力能擴康王之志而固元帥之權無如某者樞密閣下誠能請於朝立康王為元帥使僕得叅佐則異日昆蟲之志與樞密閣下共慶太平也伏惟樞密閣下無為諸葛亮之聽而使僕有魏延之歎幸甚宋史傳曰若海豁達高亮深沉有度恥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甞以片紙書若海名諭張浚曰似此人材

卿宜收拾會洨
去國不果召

與金尼雅滿請息兵講好書　汪若海

太學生汪若海謹披心腹露情素獻書于大金元帥閣
之知天者可與論安危之計不知天者不可與論安危
之計天道甚遠人心可卜往者天將有釁于宋是興燕
雲之役以假手于大金我上皇天命是畏惕然內禪於
是大金乃戢干戈乃伸盟好我實懷惠賂以名都我寡
君朝夕恪勤奉以忠信不敢有怠惟是一二庸臣輕議

淺謀肆其愚衷以眩惑我寡君之耳目是用再辱軍師之臨恭惟大金既併契丹又服我宋有以見元帥之勇料敵無遺百戰百勝有以見元帥之智城邑望降迎刃而解有以見元帥之威功振天下光臨鄰國有以見元帥之名破人之城不恣屠戮其誰不歸仁堅上皇之約成寡君之孝其誰不與義勇智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黷威名所以張國而勢不可必仁義所以成德最獲天人之助何謂武不可黷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智至則危累

碁是也以古之善用兵者必觀天極究數而止用能保
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則殺人之父孤人之子頭顱相屬
暴於原野天安得而不厭哉此所以為元帥懼也何謂
勢不可必令元帥之於中國也有令必行者有令不能
必行者戰必勝攻必取此令必行也因號四方曰爾無
叛則令不能必行也何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人
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承帝業使宋不得而事大金
則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此所以為元帥懼也何謂德獲

天人之助元帥誠能無驕知勇保守威名黜攻伐之心行仁義之德則人心知歸天道必喜此所以樂為元帥道也抑嘗聞之富人之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曰不築且有盜暮而果失盜富人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今某之於大金也相距數萬里惟是風馬牛不相及則其跡疎於隣人之父而元帥左右腹心之臣親於富人之子某乃飾小說以觸雷霆之怒誠不自量雖然為宋人解倒懸之命而為大金立不拔之基事

有相當理有適然何者元帥智勇若是威名若是大功既立大效已著蒼天在上必不食言然而區區竊有疑者寡君越在草莽中萬姓摧心折肝號呼吁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為約如此則是質寡君以要利也夫人一日無主則皇皇三日無主至旬日無主則思亂元帥則亂之不恤而寡君之不歸是將大泯其社稷蔑殺其民人也順人心以致天討者果若是乎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

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傴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也今日先死以為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小無不歔欷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於天不和於人哉請以兵為喻矢之可以射遠貫堅者力也所以中的剖微者心也宋固弱也人心已戴七世之仁元帥固强也而人心未洽大金之政以河北

論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故此河北人未敢承命若惠及之惟官司之所守其誰敢拒大金之命元帥舍此之圖惟利是要利聲日播而大德浸微河北安所歸哉河北之地號為奥區茲固不涸之倉不竭之府若鎮撫而有之何金帛之足云元帥必欲得河北則不可矣大金與大宋結歡之本在於有禮禮不可無無禮則亂此其所以私憂過計恐宋不得而事大金也今日宋之存亡權在元帥存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姓之心欲在

存宋奸雄之心欲在亡宋宋存則民得而安故曰百姓所欲宋亡則四方蜂起故曰奸雄所利自古取天下者豈全在於耀兵而在定名分令夫天下猶一兎走則百人逐之非一兎可以分為百名分未定也賣兎於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以元帥之强未能有河北者名分已定雖以宋咫尺之檄下河北可也自天地之判限制疆域中外不雜居兩國不同治考之前史可以為證而契丹得割全燕而有之耶律有德

於石晉而假中國之力也使耶律不㧞以石晉之命則
天下安知名分之所歸哉故曰為元帥計莫若親宋元
帥其無恃甲兵之衆而有無宋之心宋雖蕞爾綿地四
百州安知無豪傑士起於中哉語曰民之噭噭新主之資也
豪傑之起非元帥之所敵矣請推明其利害夫宋之所
以不敵元帥者何也太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大金之兵
以軍中為家馬上為生而宋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
懸望易以奔北是以元帥驅數萬之衆可以得志中原

若豪傑竝起則中國之人亦以軍中為家馬上為生所以蜂屯蟻聚各為報國家之難勢至操戈而逐兎則元帥能横行於中原乎亦知元帥之不能也當三國鼎峙之時元帥能横行於中原乎某亦知元帥之不能也葢游擊者易為力坐守者難為功為元帥計莫若按甲休兵無庸有事於民以覩宋焉宋於顛覆之際受君之賜報德萬世無有窮已竊恐事出倉猝元帥舍萬世之德而起新主之讐也其為利害相與萬萬明矣某布衣之

士夂囷太學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之徇甚易居此圍城中非有事於宋君也又非守城之人骨肉親戚也然而每念天地之間人為貴古人斬一木殺一獸猶或不忍况其俱謂之人而相為屠戮哉竊為元帥之行慕義無窮是用敢議於軍前伏惟元帥尚以某之言為可取則願寬文武之怒如或不然則願先斬某以徇

責張邦昌反正書　胡舜陟

竊覩相公正位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內念黎

元塗炭之苦良不獲已總攬權綱自居攝以來謙虚畏抑命令起居不敢倖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僕翕然稱頌皆知相公忠愛之心堅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亡之也此有以知相公處富貴崇高聊以從權非固執以為已有也今金人已反其國君臣之大義安可一日而廢相公之髙明洞達釋然去位宜不為難第恐姦言熒惑聰聽謂金人為可恃謂天位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小人輕慮淺謀但顧

目前之利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懐趙氏者自二帝播遷人皆泣血但恨敵國勢強力莫能回所以興滅繼絶報本反始天下正有望於相公若奮發英斷斥去姦言使趙氏之祀已亡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與天壤不朽慶流子孫無窮若曲徇小人之言頓失君臣之義則中原干戈相尋無已生靈屠戮何有噍類相公不得已而登大寶忍復使之若是耶今四方勤王之師雲蒸霧集比爲趙氏而來豈肯從公號令閉門拒之有同兒

戲伏望即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内相公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欣然悅服此實天下之盛福相公卓越之殊勲萬世一時者也伏望採擇狂愚而加意焉

見謝給事書　汪藻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睥睞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

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掩者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詘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駢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於左右者終莫

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絶意當世釋事權之纓拂而自
遂於逍遥之濵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
也雖樵夫野叟亦或竝遊而争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
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詘身伸道者從焉某自兒童時
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温厚之氣
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
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材許閣下既而欵
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

交際為榮㸤慨然欲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㸤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乃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湍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閒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从近親疎計哉㸤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

仕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閤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其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麤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輙干典謁而自託於無能之辭以為贄焉悚息俟命

答鄭教授論文書　　程俱

邇者辱貺以書與所為文六篇且告以讀書業文恨不及古人為文以示人或過情面譽又恨世之人莫可與言而思先進於是者出其有以警其所未至而猥以見推雖公之嗜學則然而猥以見推與夫稱借之辭皆非所敢當也然講學廢久矣古者士相與處於燕間其所謂切磨之益者為是故也豈獨師長之任哉然古之所為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於世尚矣六經百氏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經議文辭判為二是既其文未既

其實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於理何足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是非了然於心也探其原擷其英華而摭其實汪洋閎肆充然於內也而後時發於文辭故不詭於聖人之道經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實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跡也譬之飲食稻粱膾炙䴵醢果蔬無不食也所以養其血氣充

其體膚者不可以枚數也而渙然漸漬於內盎然浹於吾之身者實飲食之滋也若夫食飯一升則果然如飯者長於背食炙一臠則塊然如炙者隱於面則亦不可以爲人矣非是之謂也故知誦六經百氏歷代載籍之傳以發於文辭者非一日之積猝然之功也是所以貴於學也發而見於行已一也然則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觀執事之文如所示書及策問比下蔡縣門記毛內相書似有間矣以歲月求之適數年爾而進之不已如

此其未可量也誠愛吾子才質之美於微言細事皆若不苟又嗜學如此既有意於是從事之乆知其不可以易言之也蘄至於古人之所至而已某空無有辱吾子之勤敢以鄙見陳於前惟擇之而已荒憒不文得一忘十不能卒所談寡淺尚冀面款前月所言文章以氣為主者非豪舉怒張高言急節之謂也如柳子厚之所云殆是不次

與李樞密綱論事書　　程俱

其竊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雖不可不廣然亦當使君子小人各當其位不可以艱難多故而遂逆施倒植也何謂各當其位常使君子使人小人使於人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則雖市井屠販之人雞鳴狗盜之伎與夫羣盜大猾雜處竝進而無害也況今與漢高祖時不同漢高祖起匹夫方與豪傑競逐爭天下所用將才策士爾不如今立國有天下二百年所謂聖智之法適治之具具在主上紹業垂統正當與賢能内維持紀綱外攘

備寇敵雖艱難之時不可失體統也又况漢高所取皆實名將之才世亂無所用適在市井屠販中爾非取市井屠販之才而假以名位也至叔孫通所進羣盜亦皆善戰而已不使之經體賛治謀國牧人也蕭曹雖出刀筆吏亦賢相之才也世亂無所用適在刀筆吏中爾觀其所立識大謀遠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謹佐治以清靜有後世名相碩儒之所愧歎而莫及者不可一概論也某竊憂當國任事之賢急於事業廣於搜羅不

究古人之所以而操其所謂不遺市井屠販與夫使貪使過之說而思之不至取之不精也事業誠不可緩矣若使君子小人不當其位則適足敗事而已蓋數十年來以凶很犯上無所顧忌者為敢為以刻薄貪躁夸誕不遜者為智謀以居家則持吏短長為姦利以致富為吏則御下如束濕任喜怒以騁私者為才豪以伺顏色於眉睫之間射權利於角逐之會者為機警若此類者雖小有才可以使於人而不可居師表一方之任可以治於

人而不可當承流宣化之地可使效一官營一事而不可使牧養小民又況過此任乎蓋使之當一州一州不安當一路一路不安不惟不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豈可得也不然極其凶躁之心射利之術則亦至於亂亡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離亂之餘若又引此曹以臨其上使依勢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如以莛為柱以狠牧羊有傾壓傷殘而已蓋無辜也此區區懇不恤緯之心所以強聒而深

憂者也願明公無忽淺鄙之思㫖以爲是一爲明主精言之亦天下之幸也

上趙樞密[昺]論恢復書　朱松

某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論天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聞之名氏必在數中以此人欲攟摭平昔骫骳之文因介紹以贄見於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揚雄篆刻之工而有其悔誠不顧以此

自見於當世而況君相憂勞於廟堂之上方總攬羣策率厲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嚚人於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效於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日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盡荆漢延袤數千里使閣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某獨以為不然頃者宥密之臣襲其家學進誤國之

計謂秦蜀襄沔之得失不足爲吾輕重是以漠然置於度外以至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絀其說不用夫金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肆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措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閤下敎寧反側綏輯泮渙拊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某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大勢爲憂而不敢致私怨於遠其所依

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執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側目之人危機交急間不容息内則率厲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于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而讒慝滋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於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啓

迪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護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徇國而無後患裴度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梗於其中是以巨猾逋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於原野而以事機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心則嚬笑俯仰顧盼唯阿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為閣下計

凡今廷臣有如張仲可為同心一德之助者顯言於上而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後吾無内顧之憂而得以悉意於疆埸之事今日之慮孰急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凶之人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祜陸抗處傾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必可行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軍不足以為武

隳人之城不足以為強惟能秉天下之大義以優柔浸
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可夫誰與吾敵降及
後世以苟為道凡可以譎敵而得志者雖犯天下之不韙
而獲須臾之安亦泰然為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為
無敵於天下纔息未定而子孫為戮由此故也是以後
之君子於羊陸之事竊有取焉北兵自費京師橫行中
原飲馬於江海之壖猶徜徉四方歉然有所不滿之意
雖拓跋耶律之暴不極於此矣善觀天下之勢者必因

吾之所短以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為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務宏綏御之畧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兵革者凡以欲拔吾於塗炭而非以為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以憊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不足歲計之有餘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道求中焉而已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者西帥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觀之不能無夸大

之過今若懲既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於是人也惟恐其無成功是以不勝過計之憂閤下幸留聽或有取一二焉朱文公曰皇考吏部公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戲沓渾灝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觀而歎曰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盡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

答張定夫戒書

汪應辰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奥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於執事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與水利象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為大學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於藝成而下致

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髙談微妙而濶畧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於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為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為小學也以此論之學無小大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於道甚大來教以謂荀揚王韓固

非其比此可以爲定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於道之外又别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於善矣彼其詐偽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於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於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與朱元晦書一

汪應辰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霑足朝夕懍懍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年儻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二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葢自得上巳手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於道也願以此道為凖不必過為疑慮疎拙最亡補猶覬未罷去間或得瞻見於此以展發所欲言爾

新安文獻志卷八